

博友cool图



当汀步成为文物

■张庆费 图/文

- ①汀步龙。
- ②任水汀步:乡间的智慧,文明的沧海遗珠。高的石墩:白色花岗岩;低的石墩:青石(辉绿岩)。
- ③踩着石头过河,胆大心细。
- ④汀步形若琴键,呈韵律美,行走其上,常见游人吟唱之冲动。块块条石在岁月冲刷下,呈现古老之光泽,仿佛溪流中的一串省略号。

汀(ding)步也称碇埠或碇步,英文译为“step-stone bridge”,也有译为“piano bridge”,却也形象。

汀步虽是由看似简陋的过溪石块堆砌,却是“桥梁的雏形”,多建于水面宽阔、水流缓慢的山间浅溪,方便过溪涉水。

具体地说,汀步是将大石块凿成条块状,固定在溪流浅滩,虽然粗糙不齐,但是排列成行,深扎在水中,条石间留有均等空隙,溪水川流而过,行人则从石块上拾步而行。当然,碰到洪水,河水上涨,也会淹没汀步,就不能行走了。

在浙南山区,溪流交错,汀步甚为常见,除了廊桥和公路桥外,以往过溪多靠碇步,虽有偶

尔落入水中的经历,但谈不上危险;不过遇到大雨,水漫过汀步,只能脱下鞋,裹裤脚,小心翼翼地踏过汀步,也就险象环生,偶尔也会听到有人被洪水冲走的噩耗。

任水汀步位于浙江省泰顺县仕洋镇溪东村,是我国目前报道最长的一条汀步,架设于平坦宽阔、水流平缓的溪流上,但却“养在深闺人未识”。这条汀步始建于清乾隆六十年,成于清嘉庆25年(1820年),全长133米,共223齿,每齿分高低两级,分别约为1米和0.78米,每齿相距0.6米,可供两人平行过往。为保护石碇,埠上下两侧河滩均用卵石铺砌,滩中每隔数十米深埋木桩,以横木相连构成“井”字形,用以加固滩基。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任水汀步每齿分高低两级、黑白两色,高的石墩材质是白色的花岗岩,低的石料是青石(辉绿岩),这种颜色与石质的搭配,不仅美观,更可使夜行者借微弱月光就能畅行无阻,而在涨水时,行人也可清晰看见石块表面,还寓意“石取其坚,计永年也;色取其白,照利涉也”。

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的普及,汀步的交通作用已日渐式微,但汀步蕴含着先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在清澈的山溪间,汀步优美的形态无疑是独特的景观,其旅游价值越来越突出。

尤其是春节期间,在汀步上舞龙,不愧为民间艺术与大地景观融合的绝唱。在锣鼓、唢呐的

伴奏下,龙在汀步上舞动翻身,龙体接触水面,人位轮流,龙戏珠,龙戏水,珠水交融,精彩纷呈,足以饱览乡土风情。

2006年,任水汀步被授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融自然与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2003年7月29日,谢晋导演到泰顺考察廊桥和汀步,为电影《乡村女教师》取景。谢晋对汀步尤感兴趣,他说:“远远望去,每架碇步就犹如一排排钢琴键”,汀步也似“琴桥”。因此,他还打算将《乡村女教师》更名为《琴桥悠悠》,可惜,由于资金问题,该电影最终没有拍摄。否则,任水汀步早就名扬天下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gardening)

网罗天下

他山之石

——从我国学生作弊被外国判刑想到的

■冯大诚

最近有两则关于学生作弊的消息,一则是4名中国“枪手”赴韩代考被判刑,涉及清华、北大,报道说:据韩联社3月4日报道,韩国中央地方法院4日对4名涉嫌赴韩代考托福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中国“枪手”作出判决,判处其中两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执行两年,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执行两年。

韩国法院表示,4名被告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托福考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也给其他考生造成损失,性质较恶劣。但考虑到他们都没有前科,且通过此次事件获得的利益并不多,因此决

定缓期执行。

据调查,这4名被告通过QQ与委托人取得联系后,以一次40万韩元(约合2300元人民币)到200万韩元的价格帮委托人赴韩国代考。这四人中有北大和清华在校生以及一家电视台员工,他们英语水平都很高,在托福网考(IBT)120分满分中可获得100分以上的成绩。

另一则新闻是,中国留美学生侵入教授电脑篡改成绩被判4年徒刑。报道说:25岁的普渡大学中国留学生孙超然(音译:Roy Chaoran Sun)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侵入教授的计算机篡改他和其他学生的成绩。

由以上两则新闻联想到,我们大学生考试作弊以及高考、考研甚至公务员考试中,做枪手的报道在媒体上已经有很多次曝光。对于代考者即枪手的处理,虽然一再、再而三地说要严惩,但是似乎都没有严惩的结果。

从原则上说,在中国高考、考研、公考这样的考试中代考是违法的,但是是否构成犯罪,好像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我不是法律专家,不了解韩国的法律,但是,既然这些学生在韩国被判了刑,想必韩国的法律有这方面的规定。

在中国古代,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甚至做

枪手是一件风险较大的事情,是要发配充军的。即使是在州府这一级考秀才,替考也至少要枷号示众。那时候虽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至少有这方面严厉惩处的规定。

现在的法律似乎对此比较宽松,没有听说什么人因为替考而被判刑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对我国学生替考的判例应当促进我们在这方面法律的建设。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应当考虑在对付考试作弊的立法方面做些工作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fdc1947)

世相

俗话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头痛去看医生,医生会说一堆可能原因,建议一堆检查方法,提供一堆可能治疗的药。可我跟头痛一点都不痛,问题是脚痛,是与全身病无任何关系的脚痛,自下诊断:单纯性脚痛(请勿在文献中查寻),没想到看脚痛比看头痛麻烦得多。

多年前,在日本见别人穿细尖高跟鞋走路来扭扭腰婀娜多姿好生羡慕,便给自己买了一双质量上乘的高跟鞋,一上脚果然双脚踏秀气苗条,站起来地位平白无故地提高了三寸,配上西服套裙去参加会议了。没想到,穿了没半小时腿脚开始发酸,要命的是,鞋前面空间太小了,脚趾被挤压得生疼!在会议中我无法脱掉鞋,只好硬着头皮穿下去。人家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我是一步一个脚痛地向前走。俗话说:十指连心。我理解是:十趾也连心。在会上我是脸在微笑脚在哭,模糊记得回到家时高跟鞋是拎在手上,打着赤脚还磨破了皮,那个狼狈样不说也罢,反正高跟鞋从此与我永远拜拜了。

本人双脚看起来貌似正常,不大不小,不肥不瘦。唯一问题是小趾有点弯,穿鞋时需要一点点额外空间。没想到就是这一点点额外空间,给我带来了完不了的痛苦。

市面上卖鞋子尽管是千般不同万般花样,标准化却是没商量地相似。弯曲的小趾在标准的鞋里受到挤压,开始还可以忍受,时间一长就磨成

了茧,需要定期除掉。问题到此还好,后来居然发展到小趾与它的邻居发生摩擦,形成了第二道茧。为了消灭这些不断冒出的小茧,俺没少买什么 Com Remover 去把涂擦包扎。同时为了寻找可容我弯曲小趾的鞋,所有以舒适著称的鞋都买个遍。在美国可以买到加宽型鞋,可为了小趾那么一点点弯曲让整个脚在宽码里游晃晃也不是件事儿。因此多年来我就在鞋和茧之间纠缠,纠结,较劲。

两个月前悲痛地发现我脚上的茧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开始向第三趾发展了,痛得不能走路,只能穿露趾鞋(open-toe shoes),但工作的地方不允许穿 open-toe shoes。一怒之下我下决心要彻底解决问题——开刀将这弯曲的小趾拉直或者切除弯曲组织(对不起,俺这手术医生出身的人比较倾向“刀杆子下面出政权”)。预约医生时,没想到美国治头痛的医生大把抓,医脚的医生却是凤毛麟角,找了半天本市能做脚的手术医生就两位,而且一位医生近乎退休。有句俗话说“顾头不顾脚”,我现在高度怀疑这就是针对医生行业的。

没办法,好说歹说让我预约上了那位唯一的女医生,去看医生那天我是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气,坚决要求手术。一去先拍X光片,然后掌握生杀大权的医生来了,她左右摸摸那双让我痛苦的脚,对照X光片反复琢磨了会儿对我说:“这个刀我不能开!”“Why?”她说:“如果给所有脚趾打打的话,你的脚在人群中属于最好的10%之内(Top10%),骨骼笔直间隙正常,脚趾的弯曲度合适,脚弓弧度优美,我很少看到这么正常的脚部X光片……”天哪,如果不是知道这脚有问题,我真会被她忽悠得飘飘然了。

我一点儿不昏头,坚持问道:“为什么脚会这么痛?”她说:“原因是鞋子!鞋子空间过小。”我试过宽型鞋但依然不行。她说:“不需要宽型鞋,你需要的是特定鞋,在小趾地方特定做宽松点的鞋。”她还说:“尽管你很想手术解决问题,我不可能给你做——你的问题无需手术就可解决,找医生不如找鞋店。”说着她给了我一张可接受定做鞋的公司名单和比较舒服的鞋的品牌……然后就想打发我走人。

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医生为了说服我,拿出几张芭蕾舞女孩脚的X光片,OMG,尽管我不是足科医生,那骨骼的异常让我一目了然,难怪说芭蕾舞艺术是一种残酷的艺术。想想幸亏我小时学芭蕾的梦想止于最初步的足尖训练阶段(练了半天脚尖就磨出了血泡),想做美丽仙女的基础就是职业性脚痛,真希望她们不是常人而是轻盈如羽的飞天。

言归正传,话说脚痛医脚,医生给我的处方是脚痛医鞋。怎么医啊?美国专业修鞋匠较少且价格昂贵,定做就更贵了,很普通的一双定做鞋需要二百刀以上,漂亮点的就高得离谱了,上千刀的都有。怎么办?

上网寻找中文的特定修鞋店——不是一般的修鞋补鞋的鞋店,是给特定脚修理鞋的手工作坊,结果除了台湾有几家外,类似靠家传手工的鞋匠基本找不到(可能有但没有上网宣传?)

如何医鞋?除了定做鞋,还有什么办法对付小趾需要的一点点额外空间?感谢万能的互联网,办法还真找到了。一位美国老鞋匠建议用鞋楦,一种戴铁铆头的鞋楦,专门撑大鞋子特定部位,大约20~50刀一个,左右脚可互换用(见图)。我是病急乱投医,订购了一个试试——还真有效果!用此鞋楦撑一晚,金属铆头在鞋的对应地方给小趾弯曲处撑出了所需要的一点点空间,一个月下来,脚痛再也没有折磨我了。

书生e见

对于放生动物,无论支持或反对的人都看到了可能的生态问题。放生这个问题,需要从源头来问:人们今天放生的动物,来自什么地方?大规模的来源,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从野外把野生动物捕捉回来放生,二是从猪圈鸡舍鱼塘等地,把饲养动物弄出来放生。

对于前者,人家野生动物好好地活在大自然,人们把它们弄回来供人放生,为了啥?捕捉动物的人是为了钱,因为放生的人要买;有钱的人买来放生,是要体现自己的慈悲。这种捕、放生行为,会扰乱动物的生活,增加动物的死亡,造成可能的生态破坏,降低了动物回到野外生存的机会。

了解这个完整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为了体现慈悲,作为一个群体,放生的人是多么的矛盾和虚伪。

对于放生饲养的动物,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动物属于猪圈鸡舍鱼塘,把它们逐出自己的家园,无论往哪个野地里放,都是死多活少。换一种方式杀生,绝不代表高尚,更不要说可能造成的生态问题,那是犯罪了。

真正意义上的放生是不多的。比如一只野鸽子碰巧飞进人家,屋主没有关上窗户把鸽子弄下来吃,而是打开窗户让它飞出去,回到自己的天空。

又比如,我们在野外宿营,早上起来会有癞蛤蟆之类的钻到鞋坑里,穿鞋时会吓一跳。我可以因为讨厌它而弄死它,或者带回去做标本,有点科学意义。但我把它倒出来,让它回到该去的地方。

也有人把受伤的鸟带回家,养好伤后再放飞,等等。

这些是偶然,自然的放生行为,不是一种“做”,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人看见某个野生动物在餐馆里马上要成菜时,把它买下来放生。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复杂的,很难一概而论。从餐馆案头到放生的这个转折,表面是在做善事,但本质上,这种购买行为也在鼓励捕生,因为它实际上鼓励了这种市场关系。此外,这种放生的后果会是什么,很少有人关心。很多人的放生,实际上是在换一种方式杀生,但眼不见心不烦,自己心里慈悲了就好。这种虚伪或无知的慈悲,佛是不会买账的。

现在看见的众多放生行为,多半是一种做戏。传统的放生思维,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很少考虑动物的实际利益。人们追求把鱼倒进江河那一刻,把鸟从笼中放飞的那一刻,得到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我没有吃你们,你们去自由地活吧,我积德了,多么有慈悲啊,离转世的光明、成佛的希望又近了一步。这种利己的行为,我看不出善在什么地方。这类放生行为,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在鼓励捕生,增加动物的死亡。作为捕生、杀生的重要起因,这种哄起来的放生行为,如果不是恶行,也善不到哪儿去。

我反对把做样子的放生作为一种文化来宣扬。它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还是精华,值得讨论;我倾向于认为是前者,但也期待有人能证明我错了。

我们真该做的事,是宣传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杜绝野生动物的任何买卖,包括买来放生,这是我们该大力宣扬和提倡的。如果你在某个餐馆里看到待宰的野生动物,不要买来放生,以表现你的慈悲,因为你的做法既鼓励了野生动物的买卖,又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杀生,是大恶,前面等着你的一定是地狱。你最该做的是去报告警察,或者到媒体去曝光,让他们去查餐馆的食物来源,依法惩罚他们。如果公家不管,你也可以直接到牌到餐馆门口绝食抗议,直到老板放弃以野生动物为食。

大家都这样做,就有可能出现奇迹,让野生动物不再成为一种金钱、利益,甚至宗教信仰的牺牲品。如果餐馆老板因你的报告或拒牌抗议提着菜刀来找你,你就坦然把脖子伸出去让他刺。他敢杀生,一定会下地狱,你有可能成佛,求之不得,对吧?但上下五千年,问苍天问大地,慷慨激昂的人有很多,有谁成了?有谁能成?

(http://blog.sciencenet.cn/u/jinsblog)

不要鼓励虚假的动物放生行为

孟津



(本文配图来自作者博客)

常言说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可世上哪有绝对合适的鞋,脚和鞋的磨合从来就存在。虽然大致鞋子尺寸自己可以掌握,一些不合适地方虽然细微,但累积起来就会造成很大麻烦,所以有问题,哪怕很小也要早点处理,而且不能削足适履,要改履适足,不是吗?

本案有几个没想到:1. 貌似正常的脚却难适应标准鞋;2. 脚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3. 脚痛要医鞋;4. 医鞋很简单。还有,此事让我这个心无大志的人有了个小愿望:如果能重新选择医学专业,我希望做个足科医生;如果不学医,那就去开个专科级的修鞋店,尽管科学网不让打广告,俺还是想提前广而告之:欢迎需要医鞋者N年后来看俺。哈哈!

(http://blog.sciencenet.cn/u/Namychan)